



处暑

天临时处暑，炎气渐收光。
菡萏香消尽，桂花蜂飞扬。
清风不见影，疏雨亦微茫。
待到秋收日，举杯醉一场。

重游天目山

老友相邀天目游，
重来时值正清秋。
层峦叠翠千重秀，
绿水青山一望收。
民宿门前言往事，
浓荫树下品茶瓯。
主人招饮多豪爽，
实意真情足可留。
陈加元

五十多年“痴”一事

退休后的我越加怀旧了，在宁静的清晨抑或在闲暇的午后，总要打开一本本填满记忆的连环画，重温那别样年代的艺术气息。我对文学的喜爱，对书的喜欢，也正是源于从小对连环画的爱不释手。

著名连环画家顾炳鑫曾在《连友之声》报上撰文说：“连环画可以欣赏，可以启蒙。”非常有幸，连环画也启蒙了我的童年。

依稀记得，童年的我购买了近千册连环画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我将零花钱和卖碎砖头、姜板头草、桔子皮、废铜烂铁的钱，都用于购买连环画。每天中午都流连于濮院供销社经营的新华书店，看看有没有新到的连环画。除了购买，我还时常在濮院庙桥街书场小书摊边出没，交给书摊老奶奶几分钱，坐在书摊看一个下午，这本看完了换下一本。连环画图文并茂，阅读起来注意力集中、轻松、无压力，《白求恩在中国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说岳全传》……我看得如痴如醉。

即使工作后，我对于连环画仍是心心念念。在退休前，我又陆续购买了再版或向他人收购上千册连环画作为收藏。收藏这些宝贝，成了我的最大兴趣爱好。记得一次偶然的机，我看到了在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一等奖、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《山乡巨变》，以至于我在2019年上海书展上花了大价钱购买该书全套。

时至退休后，我再次翻阅《说岳全传》等连环画仍不自觉连连称奇，感叹于宫廷、官府、战场、营盘等细节之精妙，人物表情之细腻。一提到连环画，脑海就显现中国传统叙事的烟火气，这种写实的白描笔触带来的是对生活细节的凝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审美共识。

细读细看，连环画融中国画的人物画、动物画、山水画为一体，用写实手法表现，山石禽兽、房屋桌椅像生活中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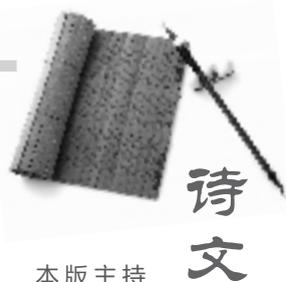
一样真实、自然。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中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它的灵魂。譬如，刘继卣先生绘制的连环画《武松打虎》中的老虎，不仅是现实生活中动物的写照，而且还经过画家的艺术再创造，被赋予了思想感情的形象。在描绘动物时，刘继卣先生还使用了劈笔丝毛法，表现出细腻入微的质感。

还有值得称奇的是看了几大名著连环画后，后来再去看小说就觉得轻松多了，通篇都是画面感，连环画上的每一页虽然只有寥寥几行字，还能做到不丢失原著里的任何重点、关键节点，可想而知改编小人书文字的编辑工作同样需要极高的文学艺术水平。

连环画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独具使命，尽管它用一种粗线条的方式讲故事，但书里那些历史典故的名场面，无论是市井人情还是沙场秋点兵，都一丝不苟、栩栩如生，没有艰涩的古文，让历史不再沉闷。在物质不丰盈、知识普及手段稀缺的当年，就这样担负起了几代人的一部分启蒙责任。

连环画不仅仅关乎情怀与记忆，它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表达方式。连环画，陪伴我走过了一段温情的岁月，愿这个盛极一时的大众艺术再次回归普通人的掌心。小人书不限于小人看，我们老年人也可继续翻而阅之。

朱仲寅



本版主持
张文利

谈笑在诗文，往来有良朋。以文会友，不在于水平高低，只要你爱写作，就加入我们吧。

请扫描二维码，加管理员为好友后，发送“诗文”两字，加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这个大家庭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，将获相应积分，今后可兑换俱乐部福利。



趣养“叫哥哥”

前几年蝈蝈上市时，邻居老王从街上买了一笼蝈蝈给他的小孙子，挂在他家阳台的窗栅边。听到蝈蝈的鸣叫，我好奇地循声望去，只见笼中的这只蝈蝈不停地欢叫着，让我回忆起童年时喂养蝈蝈的情景。

蝈蝈是我国南北方各地男女老幼都十分喜爱的鸣虫，北方人叫它蝈蝈，南方人称它“叫哥哥”。它在我国分布甚广，但大多来自北方。它的鸣叫是由雄蝈蝈左右前翅摩擦而发出有节奏的醇美响亮之声，其翅愈发达，摩擦就愈强劲，叫声愈洪亮。宠养草虫行家告诉，从其体色观之，挑选蝈蝈有“黄不如绿”、“绿不如黑”之说。故体色紫褐色如铁锈者为“铁皮蝈蝈”，有草虫“歌王”之称。

童年时，每年夏天总能看到从北方来江南叫卖蝈蝈的老汉，他们挑着上百笼的蝈蝈，在小镇上走街串巷，孩童们围着观看，于是大人们竞相掏钱购买一笼带回家。我母亲自然也会给我买上一笼，挂在屋檐下听它的叫声，天气越热，它叫得越欢，那“唧唧”“唧唧”之声终日不绝，给整个夏天的白日带来了欢乐。

蝈蝈很好养，它最喜欢吃新鲜的毛豆、瓜花或胡萝卜。我把一粒毛豆塞进笼子，只见蝈蝈“咔嚓”“咔嚓”两颗大牙一碰，几口就把毛豆吞下肚了。蝈蝈属杂食性昆虫，它不但以植物为食，也要吃一些像蚱蜢一样的小昆虫。所以我有时去逮几只小蚱蜢喂给它吃，小家伙好像特别开心，在笼子里乱蹦乱跳。

后来我读《诗经》：“嘒嘒草虫，趯趯阜螽”之句，阜螽指蚱蜢，趯趯是蹦蹦跳跳的意思。读《诗经》，知道国人听蝈蝈、玩蚱蜢的历史已有三千年，不觉满心欢喜。炎夏之日，聆听此草虫吟唱，真会别有一种滋味涌上心头，叫人难以忘怀。现今如遇上蝈蝈上市，定要买上一笼，当个“老玩童”。

朱积良

浅秋吟

弄巧轻云舞碧苍，
金风白露叶梧黄。
芦花飞雪雁声远，
荷气捎馨蛙鼓长。
喜遇老朋茶代酒，
偏望新月树生光。
一场午雨骤来急，
乐敞心扉接好凉。

许正旺

河塘秋韵

河塘薄雾迷，
晨光银纱奇。
青草伸腰乐，
野花飘香异。
蜂舞吐幽曲，
鸟歌传新意。
风拂柳枝摆，
鱼跃秋韵起。

印振林

听秋

风摇柳枝窸窣响，
水载落叶绕荷塘；
山披蓑衣草欲眠，
雨敲窗棂说天凉。

朱京宇